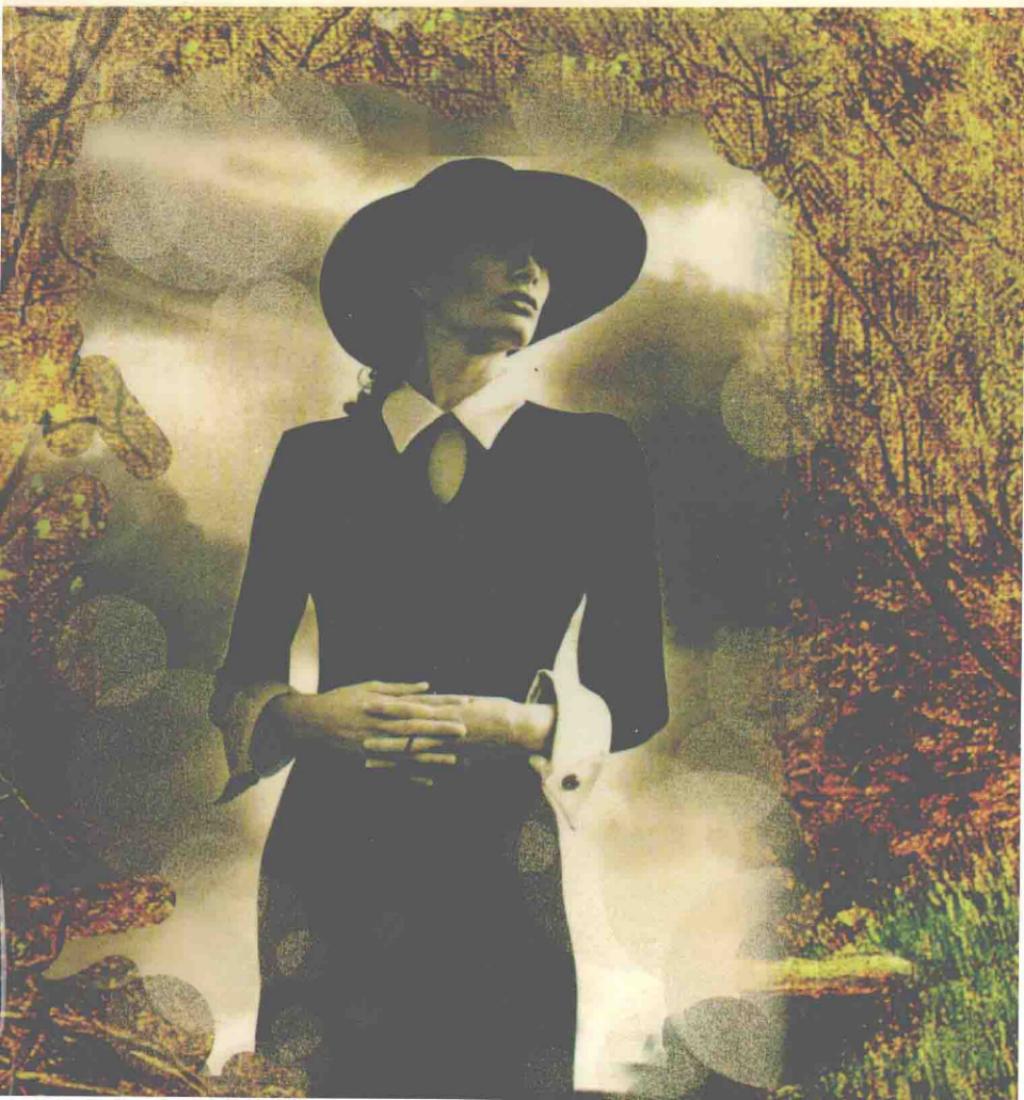


优秀

语短篇小说精品

E YU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PIN

刘文飞●主编





俄语短篇小说精品

E YU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PIN
刘文飞●主编

漓江出版社

俄语短篇小说精品

刘文飞 编选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375 插页 2 字数 562,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平 1—3000 册
精 1—500

ISBN 7-5407-1942-7/I·1203

定价：平 23.00 元 精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 编者序言 ·	刘文飞	
卡拉姆津	苦命的丽莎	吉 洪译(12)
普希金	射 击	刘文飞译(32)
	暴 风 雪	刘文飞译(45)
莱蒙托夫	塔 曼	革 婴译(60)
果戈理	外 套	满 涛译(74)
屠格涅夫	幽 会	力 冈译(104)
	木 木	冯 加译(114)
托尔斯泰	卢塞恩	芳 信译(146)
迦尔洵	红 花	巴 金译(174)
契诃夫	新 娘	汝 龙译(192)
高尔基	伊则吉尔老婆子	巴 金译(214)
柯罗连科	严 寒	郑海凌译(242)
安德列耶夫	一件偶然的事	陆义年、张业民译(268)
库普林	冈布利努斯	蓝英年译(280)
帕斯捷尔纳克	空 中 的 路	刘文飞译(310)
布 宁	骑 兵 少 尉 叶 拉 金 案 件	戴 骚译(324)
哈尔姆斯	断 片	李萌、刘文飞译(366)
巴乌斯托夫斯基	玻 璃 师	白嗣宏译(380)

2 俄语短篇小说精品·目录

阿·托尔斯泰	俄罗斯性格	陈 锊译(388)
左琴科	猴子奇遇记	薛君智译(400)
冈察尔	永不掉队	乌兰汗译(410)
奥维奇金	区里的日常生活	冰 夷译(422)
纳吉宾	冬日的橡树	吕绍宗译(456)
特里丰诺夫	最后的狩猎	姚 远译(468)
肖洛霍夫	一个人的遭遇	草 婴译(486)
艾特玛托夫	骆驼眼	王 汶译(522)
索尔仁尼琴	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上 的一次事件	孙广英译(560)
阿斯塔菲耶夫	在那明丽的春日	顾亚铃译(624)
卡达耶夫	紫罗兰	栗周熊译(660)
舒克申	太阳、老人、少女	刘宗次译(696)
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舒拉	余一中译(706)

目 录

· 编者序言 ·	刘文飞	
卡拉姆津	苦命的丽莎	吉 洪译(12)
普希金	射 击	刘文飞译(32)
	暴 风 雪	刘文飞译(45)
莱蒙托夫	塔 曼	草 婴译(60)
果戈理	外 套	满 涛译(74)
屠格涅夫	幽 会	力 冈译(104)
	木 木	冯 加译(114)
托尔斯泰	卢塞恩	芳 信译(146)
迦尔洵	红 花	巴 金译(174)
契诃夫	新 娘	汝 龙译(192)
高尔基	伊则吉尔老婆子	巴 金译(214)
柯罗连科	严 寒	郑海凌译(242)
安德列耶夫	一件偶然的事	陆义年、张业民译(268)
库普林	冈布利努斯	蓝英年译(280)
帕斯捷尔纳克	空 中 的 路	刘文飞译(310)
布 宁	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	戴 骚译(324)
哈尔姆斯	断 片	李萌、刘文飞译(366)
巴乌斯托夫斯基	玻 璃 师	白嗣宏译(380)

2 俄语短篇小说精品·目录

阿·托尔斯泰	俄罗斯性格	陈 锊译(388)
左琴科	猴子奇遇记	薛君智译(400)
冈察尔	永不掉队	乌兰汗译(410)
奥维奇金	区里的日常生活	冰 夷译(422)
纳吉宾	冬日的橡树	吕绍宗译(456)
特里丰诺夫	最后的狩猎	姚 远译(468)
肖洛霍夫	一个人的遭遇	草 婴译(486)
艾特玛托夫	骆驼眼	王 汝译(522)
索尔仁尼琴	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上的一次事件	孙广英译(560)
阿斯塔菲耶夫	在那明丽的春日	顾亚铃译(624)
卡达耶夫	紫罗兰	栗周熊译(660)
舒克申	太阳、老人、少女	刘宗次译(696)
托尔斯泰娅	亲爱的舒拉	余一中译(706)

编者序言

这是一个俄语短篇小说的选集，共收入了 29 位作家的 31 篇小说。编者试图通过这个选本，使读者得到一个关于俄语短篇小说之历史、之內容、之风格的约略的认识。

在诸文学体裁中，小说是后起的一种。至于短篇小说，虽然其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各民族文学发端处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等，虽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出现了一些对各民族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短篇故事（如阿拉伯文学中的《一千零一夜》、薄迦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等），但是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还是定型在

19世纪,而在“19世纪之前未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晚至上一世纪,它才“以‘现代短篇小说’的新面目重新出现”。^① H. 巴茨在《现代短篇小说论》(1941)一书中,把果戈理和爱伦·坡并列为“短篇小说之父”。^②鲁迅也认为,短篇小说的“繁生”应出现在长篇小说之后:“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③ 关于短篇小说,有过许多著名的定义:英国作家威尔斯认为,短篇小说就是能在半个小时内读完的一段故事;契诃夫认为,短篇小说就是一个斩头去尾的故事,“依我看来,写完小说,应该把开头和结尾删掉。”^④ 杰克·伦敦强调,短篇小说应该“具体、明快、连贯、有趣”;伊丽莎白·鲍温则说:“短篇小说应该源自一个印象或感觉,这个印象或感觉强烈得足以使一个作家去写作。”^⑤ 别林斯基说,短篇小说“是人类命运无穷的长诗中的一个插曲”。^⑥ 高尔基曾在给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中归纳道:“短篇小说必需这些条件:——鲜明地描写事件底环境,活泼地表现作品中的人物,选择正确而生动的语言。”^⑦ 这里的定义都是从创作经验出发的,或是关于其篇幅的限定,或是关于其特征的概括,强调的都是短篇小说的简洁、紧凑、自然和有趣。这正是短篇小说区别于其他叙事体裁的性质。通俗地讲,短篇小说是相对于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而言的,尽管在中、短篇小说的界定上,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不少不同意见,但大致上一致的看法是:短篇小说是一种篇幅较短(一般不超过4万字)、情节相对简单(一般只有一条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2卷第721页。

② H. E. Bates: The Modern Short Story, The Writer, Inc. P, 27, 28.

③ 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④ 见《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02页。

⑤ 同①, P, 16—17。

⑥ 《别林斯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卷第155页。

⑦ 高尔基:《给青年作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第78页。

发展线索)、人物不多(一般不超过三四个)的散文体、叙事性文体。

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较为年轻的一种文学,即便从 12 世纪末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算起,它的历史也不过才几百年。但是,俄罗斯的短篇小说却是和欧美的现代短篇小说同时起步的。19 世纪前半期,以果戈理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俄国作家登上了文坛,开辟了俄国文学的一个新时期,他们陆续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长篇巨制,同时,他们也写出了许多精彩的短篇,这些大师们在短篇小说领域所进行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将俄国和世界的短篇小说艺术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俄语短篇小说至今已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其最初的起源,还要更早一些。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在《伊戈尔远征记》之后,出现了很长的一段沉闷期(13—17 世纪),这一时期的文学,大都是些与宗教有关的文献,但正是在这类“圣徒行传”和“编年故事”等等之中,出现了对故事的记录和对人物的刻画,这也许可以被视为俄罗斯短篇小说最初的萌芽。到了 17 世纪中期,分裂教派的领袖阿瓦库姆在他的《行传》(1672—1675)中,记述了他与尼康主教斗争失败后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经过,他的这部作品以人为中心,文字朴素生动,还有较为深刻的心理描写,因此,他被一些俄国作家和文学史家视为俄罗斯的第一位小说家。但是,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的俄国,没有出现过影响广大的故事集;中世纪在西欧各国广泛流行的传奇故事,在俄国也不多见。直到 18 世纪,随着彼得大帝改革的兴起,俄罗斯文学才开始与欧洲文学接轨。

18 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从西欧传入俄国,引发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潮。然而,以戏剧和诗歌为主的古典主义文学,没有推出什么杰出的小说作品。但是到了 18 世纪末,以斯特恩等为代表的感伤主义文学启迪了卡拉姆津等俄国作家,使他们写出了《苦命的丽莎》这样的作品,从此开始了俄国小说创作的繁荣时代。19 世纪的前四分之一,虽然响彻着十二月党人诗歌的强音,但是,既作为

伟大的诗人又作为伟大的小说家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不久就谋得了俄国文学中小说与诗歌的平衡。接着,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迅速兴起,该派作家以小说为主要的文学方式,对现实的不公正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使俄国的小说艺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些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在写作长篇巨著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出色的短篇小说,他们的短篇小说,在主题上与他们的长篇创作是一致的,在风格上则是对他们创作的一个补充。一些短篇名著,如果戈理的《外套》、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更是影响到整个俄国文学发展方向的路标。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果戈理的短篇小说时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来自果戈理的《外套》。”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语短篇小说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等大师创作出了许多短篇佳作,而高尔基等新人则以短篇登上了文坛;这一时期,既有柯罗连科、布宁等的现实主义之作,同时又有安德列耶夫的象征主义、迦尔洵的印象主义、早期无产阶级小说的浪漫主义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向世界贡献出了契诃夫这样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的创作,不仅使俄国的短篇小说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同时也把世界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推进了一步。巴茨在他那本谈论短篇小说的书中,把契诃夫和莫泊桑并列为“支撑现代短篇小说整体结构的两根柱子”。^①各种风格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加之契诃夫的突出影响,使俄语短篇小说终于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语文学中,短篇小说继续占据着一个醒目的位置。十月革命前后,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文学中运用最多的体裁是诗歌,而短篇小说则沉寂一时,直到20年代才重新大批出现。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以对新的人物及其新的时代意识的再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P. 73。

现,使短篇小说的主题逐渐趋向于一致。但是,在 30 年代之前,俄语短篇小说和整个俄语文学一样,还是丰富多彩的,包含着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风格,与以塑造革命和内战中的英雄人物为主要内容、注重宣传功能和教育意义的主流小说并列的,还有诸多具有现代色彩的短篇小说形式,它们或是世纪之初俄语文学中现代主义潮流的延续(如别雷的象征主义小说、皮尼里亚克的带有表现主义成分的小说等),或是与世界文学走向平行的现代短篇小说试验(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意识流短篇、哈尔姆斯的荒诞短篇等)。然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作为苏联文学“主要的创作方法”提了出来之后,短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开始趋于一统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时期,小说又一次将文坛的主导地位让给了诗歌和政论,但在小说这一体裁自身中,最为活跃的则是短篇小说,阿·托尔斯泰、西蒙诺夫等知名作家,在这一时期都创作了许多短篇名篇。这些在战时起到了积极、广泛的宣传、鼓舞作用的短篇小说,多是以写实与艺术加工、叙事与抒情、刻画人物与政论色彩的相结合为其特色的。二次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大背景下,受“无冲突论”的艺术思潮的影响,苏联短篇小说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一样,也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直到所谓的“解冻文学”在 50 年代的兴起,俄语短篇小说才又出现了新的生机,以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为代表的一批短篇杰作的出现,标志着俄语短篇小说的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此之后,先后出现的“集中营文学”、“乡村散文”、“问题小说”、“道德小说”、“非英雄化小说”、“战壕真实文学”等等,往往都是首先从中、短篇小说发端的。在 20 世纪的 70~80 年代,虽然社会的、政治的大气候常有反复和变换,但俄语短篇小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创作水平,并不断地有佳作问世。

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文学,俄罗斯的短篇小说也是有其特色的。其特征,有些是与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总体特征

相一致的，有些则是这一体裁所独具的。仅就这里的几十篇作品而言，我们发现，俄语短篇小说大致具有这么几个总的特征：

首先，是它的朴素无华。俄罗斯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它重视描写“平常的东西”，而不大注重描写“不平常的东西”。^① 有人又将这一特征归纳为“无情节性”和“日常生活化”。相对而言，俄罗斯的短篇小说大多不以充满悬念的情节取胜，而善于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有意义有内涵的片断，于平凡中见深意，见诗意。俄语里，在“长篇小说”(роман)、“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和“短篇小说”(рассказ)这三个单词中，роман是外来词，而 Повесть 和 рассказ 两词是俄文词，它们的词根，都含有“叙述”、“讲述”的意义，这似乎表明，俄语的中短篇小说是作者对读者客观、自然的叙述，而不是关于一个“故事”的编造。也许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俄语的短篇小说大多写得比较长，中、短篇之间的界限因而也是比较模糊的，别林斯基在他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所言的“中篇”，其实所指的也就是短篇小说。在俄语的短篇小说中，虽然不乏象征的、荒诞的、心理的、意识流的等风格的短篇佳作，但其主流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俄国作家们善于写普通人，写普通人的普通事；作家们在写作时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从表现形式上看，俄语短篇小说也是无华的，“短篇小说的首要魅力就是朴素和诚恳”^② ——契诃夫的这句名言，似乎被大多数俄国短篇小说作家奉为了创作宗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朴素并不是不重技巧。短篇小说的写作是很需要艺术功力的。朴素，往往是不见“技巧”的技巧。总体地看，俄语短篇小说是朴素的，但又是细致谋篇、精心推敲的，果戈理的“含泪的笑”、托尔斯泰的心理真实、普希金的结构匠心、莱蒙托夫的氛

① 见《苏联短篇小说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6页。

② 《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1页。

围营造、契诃夫的“客观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意识流、舒克申的蒙太奇、阿斯塔菲耶夫的诗意大自然等等，无不是高超的艺术技巧的表现。

其次，是俄语短篇小说所体现出的道德感。俄国的文学，首先是道德的文学，它从来就不曾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从俄国古代文学的宗教意味，到18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严谨形式，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到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的教育使命，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为人生的文学”。在作品的内容上，俄语短篇小说大多体现着深刻、严肃的说教性；就作家的主观态度而言，则又大多带有神圣的责任感。他们笔下的短篇小说，不仅仅是他们说给读者听的一个故事，更是他们向社会表达的一种看法，提出的一种理想。

再者，俄语短篇小说又是非常情感化的。俄罗斯作家在写作时所流露出的对于人、动物和自然的诚挚、纯真的感情，是十分感人的。这份情感，或是对于被压迫、遭欺凌的“小人物”的同情（如《外套》），或是对不平的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抨击（如《卢塞恩》、《木木》等），或是对美好人性的歌颂（如《伊则吉尔老婆子》、《俄罗斯性格》等），或是对俄罗斯大自然深深的依恋（如《严寒》、《冬日的橡树》等），所体现的都是俄罗斯作家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情感的渗透，使得一篇篇朴素的俄语短篇，又成为了一首首优美的抒情诗。就这样，一方面，俄语短篇小说是充满道德精神的严肃文字，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洋溢着炽热情绪的诗篇。也许，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产生出了俄语短篇小说所独具的魅力，这也正是俄语短篇小说的特征和传统。

本书选作首篇的《苦命的丽莎》发表于1792年，而末篇《亲爱的舒拉》则写于1987年，这其间的时间跨度近两百年。各篇按作品发表年代的先后排列（同一作家选两篇者，则排列在一起，并以其首篇的写作年代为准）。编者尽量地照顾到俄语短篇小说发展的全过程，选择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希望使读者能得到一个相对完

整的关于俄语短篇小说的总体印象。在一种文学中,某一体裁的发展史,往往是与整个文学的历史进程相吻合的,因此,在读了这里的小说后,或许也能对整个俄语文学的历史有一个连贯的感觉。同时,编者还注重对不同流派和风格的短篇小说的选取,以使读者能感受到俄语短篇小说的丰富和多彩。这里,有以《苦命的丽莎》为代表的感伤主义,有以《外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有以《伊则吉尔老婆子》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有以《红花》为代表的印象主义,等等;这里,有契诃夫式的“纯短篇”,也有奥维奇金的特写式小说,有左琴科式的讽刺性文字,也有最新的“另一种散文”。在以往的批评中,俄语文学往往被解释得过于单纯了,似乎主要就是革命前的批判现实主义加上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无论是就主题还是就风格而言,俄语文学都始终是多样化的。当然,要在这样一个篇幅不大的选本中真正展示出俄语短篇小说近两个世纪多彩历程的全貌,则又是学识有限的编者所难以做到的了,惟愿读者在谅解之后再予以赐教。

刘文飞

1995年4月24日于北京劲松

尼古拉·卡拉姆津(1766—1826)是一位著名的俄国作家、历史学家,他于18世纪末创办了文学期刊《莫斯科杂志》,广泛宣传感伤主义文学,对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提出了挑战。《苦命的丽莎》(1792,又译《可怜的丽莎》)就发表在这份杂志上,它被视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农家姑娘从与一位贵族子弟相恋到被他抛弃的悲剧性遭遇,赞美了丽莎的纯朴和善良,谴责了以贵族少爷埃拉斯特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道德堕落。与同情普通人的主题相吻合的,是小说的清新、哀婉的语言和对人物心理的细腻的刻画。以这篇小说为代表的卡拉姆津的创作,是俄国文学史中重要的一环,它是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新文学的先声。

苦命的丽莎

吉 洪 译

在莫斯科居民里也许就没有人像我那样熟悉这个城市的四郊，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经常到田野里去，没有人比我更经常信步漫游于草地和松林，山坡和平地之间，漫无目的，毫无计划，走到哪里就是哪里。每年夏季，我都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佳境，或在旧地重游中发现新的美景。

但，最令我神往的是矗立着西蒙寺阴郁的哥特式高塔的地方。站在这座山上，向右，几乎可以望见整个莫斯科，这屋宇与教堂群集而成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宏伟的古罗马斗技场；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图画啊，特别是当太阳照亮它，当夕晖燃烧着它那无数金色教堂圆顶、无数高入云霄的十字架的时候！山下是一片茂盛的、绿油油的、百花盛开的草地。草地的尽头，黄沙地上流着一条闪闪泛光的河，河水或